

粵

清

西

汪

叢

森

載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粵西叢載卷八

清
汪森編

總督兩廣軍務

有詳文載中名宦傳者不備錄須參看又王世貞總督攷亦在文載中

王翱

景泰三年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時南蠻寇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崇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王翱乞用一人上命翱往

蠻尋平

國朝典彙下同

按兩廣地勢接連休戚相關故景泰元年廣東黃蕭養之變廣西曾動調官軍一萬之上前來策應及景泰三年廣西有韋萬秀之變總兵武毅節奏協濟而廣東副總兵董興不調兵應援彼此猜忌事多牽制及寇賊擾攘而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勦捕朝廷更置其將簡朝總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得便宜而行於是事權歸一而提督之任遂為東南總鎮矣

馬昂

馬昂字景高。滄州人。景泰甲戌。以右都御史代王翱總督兩廣。時夸寇猖獗。昂懲土酋之跋扈。厲民者。將校不職。輒劾罷之。兩廣以寧。

廣東通志

葉盛

天順二年。召守制山西參政葉盛。擢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人。廣東為害。而兩鎮將官不協。各分彼此。討賊迄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守將。立總鎮於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矢眾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國朝典彙

韓雍

成化元年。因徭酋侯大狗自景泰以來作亂。嘯聚至萬人。墮城殺吏。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徭應之。其勢益張。天順中。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卒莫得。久之。鬱林傅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亦煽亂。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戴罪守官。至是。兵部尚書王竑奏言。峽賊稱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為功。譬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不止也。浙江參政韓雍文武全才。若以討賊之計屬之。可追南顧。於是陞雍左僉都御史。與趙輔等討之。督餉則戶部右侍郎薛遠。紀功則監察御史劉慶

汪霖也。是年六月。雍等會南京。或曰。方今兩廣殘破。盜賊蜂起。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一由庾嶺入廣東。一由湖廣入廣西。隨在撲之。俟其團結。乃可圖。雍曰。不然。兵法有云。萃於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為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而州縣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心腹。元惡既擒。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然。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出偏師擊滅之。戮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軍威大振。九月至桂林。議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不剪則心腹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一十六萬人。五路並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密菁重嶺。三時瘴瘴。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兵威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以待其斃。雍曰。不然。峽山遼闊。岐路分披。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圖也。且屯兵日久。彼覩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乘勝之謂也。令我軍新破府江。勇氣百倍。峽賊聞之。亦已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總兵歐信。參將孫麒。高瑞。都指揮夏正。葛宗。廕指揮王英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為五道。

攻其北以九萬二十人。為左軍。以都指揮白金。楊瑛。張剛。王紀。彭倫。夏鑑。柴正。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為八道。攻其南。以左參將孫震。指揮程文昌。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結五屯。截其奔路。雍興輔和。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令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正曰。林峒沙。四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受命。乃十二月之朔。諸軍並發。腹背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屋。厦柴荆竹。踏良腦古營牛腸大岵等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正又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望風皆散。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渡。故曰大藤峽。至是斬之。改名斷藤峽。遂以明年正月班師。於是奏設巡檢司千戶。所詔如雍議。禮雷

平蠻碑云。公奉命以討有罪。一以仁義誠信宅心。師至之始。即律之曰。夫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非以順而動。不可也。若等勿盡劉無辜。勿濫容首惡。勿遏彼之來降。勿爽我之號令。斯事濟矣。眾咸曰。諾。於是發偏師。先征荔浦。修仁。西延陽峒。然後移兵斷藤。橫石等八百餘寨。所過之地。如振槁如破竹。自成化乙酉冬十一月。

至丙戌春正月凡五征不克者一舉而平之。

又云。取勝之師。必在於速戰。乃授官軍。面授方略。水陸並進。是歲七月。一戰而克。遂以七軍之在行者。分為五路。八月進全州興安。凡若干戰。賊大敗。九月又往廣西。五路發兵。進討荔浦修仁。十一月師至大藤峽。又釐為二十五哨。固守衝要。四面夾攻。賊預備險阻。牢不可破。以滾石礮木長鎗毒矢抗敵。公忿然曰。吾受天子重託。生靈命脈。在此一舉。事若少緩。則民兵膽喪。鉅萬之衆。肝腦塗地。又曰。文王之師。攻必緩。戰必徐者。欲俟其革心順服而全之也。公復下令。且招且撫。致附者一萬三千。其怙終者。則天誅不可留。乃申嚴號令。以身先之。肆兵前進。萬衆騶呼。聲搖山嶽。一戰而渠魁就縛。羣兇失怙。兎竄狐奔。旬月之間。攻破寨峒五百。乃州治其地。設巡司六。擇其夸心信者數人。授以土官。而約束撫安之。施以實惠。量給以田。使之耕各遂其生。畜德錄云。都御史韓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之體。以上俱雷禮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

向執公役為賊掠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甯隕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邪悉髡而斬之果皆短兵戢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於樹夾道不絕峽中首聞驚呼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祝允明下

同

韓公膽勇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首傾腦飲之却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議兵適引數賊入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繫囚猶爾臨陣當如何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眾懼有眩者其他類此甚多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祠之為神

韓公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眾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歟星士曰緋衣人公特命劊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妄矣後問諸劊者乃裴姓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仆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蹶侯西

野記

成化四年四月雍請廣東廣西各設巡撫從之五年十一月設總府於梧州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

分而為二。以是賊人寇掠。無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鼎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於一。而責有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名位頗顯。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請。上召兵部會官議。舉起復韓雍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國朝典彙

成化十年二月。鎮守廣西少監黃沁。訐奏總督韓雍。坐視猺賊出沒。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嘯聚滋蔓。流劫郡縣。上免雍罪。命致仕。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其欲。布政何宜迂而固。副使張敷貪而暴。不為雍所禮。乃與沁攻訐之。及差官往覈。適委宜敷行勘。竟成其罪。

同上

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深追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聽治焉。門列畫鼓數十面。每有出入。則撾之。以為節。凡給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一時之富貴。其尊嚴擬於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資無算。而士氣懾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屏息不出。至於今。猶公之功也。然公得謗。亦竟坐用侈一事解政。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

也。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州參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凡易四五人。皆不得然矣。惟交代一見為不廢也。則如公之威望。豈可以時革小節求之乎。楊循吉蘇談

兩廣二司。初謁總督行跪禮。蓋襄毅之威劫使之。其後迄不能正。嘉靖末。應侍郎檟為總督。此公守常州。遵憲綱不肯跪。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雖見憎白簡。為天下所誦稱。至是人有以風公者。不得已聽之。跪禮遂廢。王世貞蘇不蘇錄

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而吾蘇韓襄毅公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開府梧州。最盛。自是三邊宣大之總督。以至內地帶提督者皆然。同上

朱英

成化十二年三月。命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兼巡撫兩廣。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覲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下令撫綏。各安生業。約束將士。寇來在守。不許輒進兵。諸峒氓有猖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黨。國朝典彙

成化十四年十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兩廣夸民雜處。叛服不常。往緣鎮守巡撫等官。頡頏不一。故設立總督之稱。使上下協和。易於控制。比因朱英與總兵官平鄉

伯陳政爭坐。遂革去總督之稱。竊見英自受任以來。悉心所事。招撫安靜。大有成功。今忽解去總督之柄。恐諸夸輕視。反側復生。且太監顧恒。總兵官陳政。亦皆有功。俱請裁處。上曰。國家懸爵賞以待有功。誠所不吝。但不可以冒濫。朱英顧恒陳政。既有招撫勞效。邊徼靖安。英陞右都御史。仍總督兩廣軍務。恒政各賜金幣。降勅獎勵。同上

宋旻

成化二十年。以大理卿宋旻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旻淳安人。為人厚重。接物詳慎謙抑。在棘寺年久。以仁恕稱。及在兩廣。承韓雍平定後。號稱無事。旻亦以靜謐

鎮定之。

國朝典彙

屠滸

弘治元年正月。命右都御史屠滸總督兩廣。滸以親老。乞終養。不允。留廣東一年。斬獲猺獠數百。賜綵段銀兩。柳州諸戎軍舊番調風土殊習。比歲死亡過半。乃為區處分守。多所全活。國朝典彙

秦紘

弘治四年正月。安遠侯柳景鎮守兩廣。貪暴不法。總督都御史秦紘具列其狀劾之。

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褫其爵景求援於壽寧侯內降減其贓且撫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刑部尚書彭韶爭之不聽國朝典彙

唐珣

弘治八年以唐珣為右都御史巡撫兩廣時南蠻弗靖珣督兵進剿破村寨崑洞百餘斬獲萬計捷聞賜勅獎勞未幾卒珣華亭人國朝典彙

鄧廷瓚

弘治九年以右都御史鄧廷瓚總督兩廣兩廣自成化初韓雍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思安靜為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東西羣蠻作亂者以次討平凡所設施動中機

宜

國朝典彙

劉大夏

弘治十三年五月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兩廣人士聞其來如嬰兒之望慈母以節愛為心汰冗員省煩費伸軍威平寇盜召為兵部尚書廣東

通志

劉東山公時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實公同年。焦閣老芳者為之。公與焦素無他特忌。公名爾岑。猛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寘公重辟。諸大臣惴惴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瀟曰。劉大厦此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共不應。瑾勃怒。罵屠惡語。汝黨劉邪。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及吏部尚書劉宇。宇又素嫉公者。乃署劉某輕議。夸人遷徙。與潘尚書蕃俱發遠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何孟春餘冬序錄

蕭翀

弘治十四年。以右都史蕭翀總督兩廣。招撫古田永福諸盜。誅左州土酋韋廣隆。索其黨悉寘諸法。列卿紀

熊繡

熊繡字汝明。寧遠人。正德元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操勵廉潔。嚴番舶抽稅之禁。密保甲偵探之法。絕中官饋送之例。杜州縣署印之奸。風裁振肅。廣東通志

陳金

正德二年八月。以副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時馬平獐賊猖獗。親統十三萬衆直抵賊巢。平之。省諭古田賊酋歸。侵疆輸賦如他州縣。又斷藤峽賊積久為梗。金諭服之。俾通江路無遏往來。上其事。賜名永通峽。四年春。陞南京戶部尚書。十年十月。又以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總督兩廣軍務。國朝典彙

楊旦

正德十三年。以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廣。十五年二月。巡按廣西御史曹珪誣劾旦。時本兵及當國者受岑猛賂。圖復原職。岑璋圖冒趙宗。奪龍州。旦皆執不可。而旦又曾無餽遺於本兵當國者。故喉珪劾之。吏部為之駁白。誣竟不行。尋以母憂去。國朝典彙

姚鏌

正嘉間。田州土官岑猛恃其兵力。陵轢諸峒。總督盛應期請征之。未報。應期去。嘉靖四年。以右都御史姚鏌總督兩廣軍務。鏌征猛。猛為歸順。知州岑璋鴆死。其子邦彥敗死。未幾。土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猛子武靖。知州邦相反。兩江震動。御史石金誣劾鏌。因上竄謀。上怒。罷鏌去。

王守仁

嘉靖六年五月。總制兩廣姚鏌罷。召起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守仁疏辭。乞留鏌任。并薦胡世寧。李世勛。得旨。兩廣多事。方藉卿撫定。紓朕南顧之懷。鏌已致政。卿宜亟往。節制諸調度軍馬。勦賊安民。其母再諫。以負朕望。仍遣官馳傳趣之。國朝典彙

邑父老為余談新建伯王公守仁。平思田時。集兩廣江西湖廣四省兵。駐南寧。公已定議招撫。遣人說盧蘇王受投降。凡數四往諭。方聽命。復生疑沮。公不得已。許帶甲來見。既薄城下。復要郡倖為質。且請軍門牙卒。咸易田州人。公又不得已。悉許之。酋遂擁眾入。甲馬幾填市巷。酋更與其眾約。即事不測。各放炮反。酋既入見。公命發門外杖之百。行杖者皆田人。微示數而已。眾聞杖酋。愕不省何謂。邊鼓噪放砲。砲三發。不發聲。會聞酋杖亡恙。眾遂定。方鼓噪時。公坐廳事。佯為不聞。惟命牙兵速畢杖。此雖公之雅量鎮物。亦豈非天幸哉。董傳策略趙漫筆下同

韓中丞斷藤峽功偉矣。思田事至煩。姚王兩鉅公。猶未殲其遺孽。然姚之主勦王之主撫。各有攸宜。難以優劣論也。方岑猛悍。鷙日久。即不大創艾。國紀弛矣。猛死實姚功。蘇受直奴儕耳。姚方設計平之。御史石金與姚有隙。遂論奏張大其事。坐姚罪。朝

廷至集四省兵。專起重臣經略。豈不謂猝難圖哉。然王一議撫。二酋遂束手聽命。顧猶遲疑反覆。自相掣肘。其非跋扈材章章明也。王竟不乘兵威。磔二酋。豈慮當時兵連禍結。民不堪命。姑以計散其黨。將復就事。誅之歟。抑策勲既久。重于保成業。歟。人或憤黠奴之稽誅。且咎王之委曲遷就。然王督贛時。其擒賊帥。咸以計誅。人懷疑懼。亡怪其鎮重就功。及乎臨沒。猶念田州功未竟。王豪英也。非其時。未可曷主撫哉。按韓征藤峽事。出便宜專決。而姚王功未就緒。廷臣猶沮忌之。姚既罷去。王亦以時宰不相能。爵隨沒削。祖宗朝謀國奉公之臣。厥惟艱矣。

王新建既降盧蘇。改田州為田寧府。設置流官。又薦林左轄富可廵撫。張都閫佑可總兵。林號省吾。王講學門人也。論議一與王同。及王沒。林代提督。遂思反。王議以媚時宰。因言田州不必改流。宜降州治。以岑邦相為判官。邦相者。盧蘇所挾以反者也。於是盧蘇益驕橫。竟弑邦相。迄陶潘蔡三提督。不能誅諸土官大憤。提督威令不行。自林始。今田州思王不殺降。尤德林有再造恩。建祠並祀。以林居左。王假有靈。羞與林伍。享食矣。林在鎮。贖貨巨萬。而張佑以副總兵鎮田州。亦緣要厚貨。為邦相毒死。方王議招盧蘇時。所愛信指揮王佐門客岑邦高。揣知王無殺蘇意。私索蘇萬金。

蘇由此恚恨自沮。王竟委曲就事。不無稍損威重。夫先正權略似王公者絕少。乃其明猶失之素所親厚。小人誠難測哉。

姚東泉守代時。尚議徵兵。平思田自贖。因檄三司官計事。時分巡張僉事邦信素不為姚所重。欲陰沮其策。乃給郵吏發檄東西交竄之。既而三司官以檄誤復請。則緩不及徵兵矣。國家任法馭吏。文移鉤絡牽肘。即未易亂。亦難靖亂。舉事一不相諧。雖幸成功。且猶撓敗。況欲密機指使出敵人不意哉。

王新建督四省兵。駐南寧。因創敷文書院。日聚幕僚諸生講學。更不議兵事。三司官莫測其意。謂公假此縱敵。將密有指授。或乘間進言曰。招降誠善策。脫有不濟。當云何。公歛容謝曰。嶺徼苦兵久矣。吾實招之。非誘致也。公少年縱橫。翕張至是。亦厭功名。思休輯。厥學真有進哉。一日講良知萬物一體。有問木石無知。體同安在。時湖廣兩宣慰侍列。所部兵頗驕恣。公因答問者曰。譬如無故壞一木。碎一石。此心惻然。顧惜便見良知同體。及乎私欲錮蔽。雖折人房舍。掘人冢墓。猶恬然不知痛癢。此是失其本心。兩宣慰聞之聳然。

王文成公平田州。勒石于田。復手書于邕管書院之壁。舊以紙格覆之。予初行部至

邕謁公廟貌未知之也。既而間有問及者。及再往始得其實。是歲邕州大雨雹。城中屋瓦皆盡。聞書院尚未葺治。枝畢趣往謁。令啓格觀之。見其端勁古峭。絕不作華媚態。而溫潤含蓄之意。自溢於柱掠波磔之表。使人肅然起敬。不敢仰視。不知當日親炙光儀。又當作何狀也。然祠象乃肖先生之容而成者。予得再瞻禮焉。典刑具在。不可謂不幸矣。聞公書時。掘地使深。以運筆勢。其用心如此。今字畫頗為雨漏所黜。間已有不辨者。予語宣化令孫君宜作一善計。令護持可久。聞蘇子瞻報恩寺僧堂壁書。僧厚衣以紙。故于厲禁之後。得以獨全。予往過東林寺。見先生壁間作。寺僧甚珍護之。客至輒就指點。此雖有紙格之蔽。顧終歲不啟。與篋中之蠹何別。然蘇壁宣和間。昇歸內院。卒變奪齒。此壁近百年。與先生儀範煥然如在。則先生之威靈自為呵

護。無勞神物也。

西事珥下同

王文成平思田事後多遺議。翁仁夫云。公將薨時。對某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然按公謝恩一疏。極言兵不必用。二豎不足誅。土司不可去。是其畫蚤已先定。故入境即遣人招之。按公以十月至梧。次年七月方抵邕。從容十餘月。蓋以緩其疑也。至則日聚幕僚諸生講學。人謂公假此縱敵。意必密有指授。公謝曰。嶺徼苦兵